

帝王书

上

DHJANGSHU

星零 著

XING LING ZHONG

我们该回去了。

梓元，

时候到了，

我还能说一句，

仿佛散尽往生的焰火。

伏线另一端，

你揣着往事幽微出没，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403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帝王书

星零 著
DHLANGSHU

XINGLING WORKS

上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在时间的洪流尽处，
粹元，我唯愿你能将
所有悲伤植成静谥水草，
永无须丁劳。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皇书: 全2册 / 星零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36-9276-3

I. ①帝… II. ①星…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7228号

书 名 帝皇书

作 者 星 零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耀辉 E-mail: liuyaohui0532@126.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8

字 数 493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276-3

定 价 59.80元(全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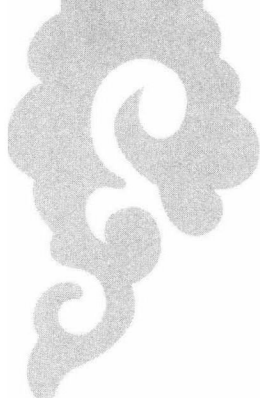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天下莫相憎于胶漆，而莫相爱于冰炭。
胶漆相贼，冰炭相息也。

——《淮南子·说山》





言情佳作 爆笑经典 五年畅销 全新修订

畅销作家**四叶铃兰**成名之作

人家女扮男装，她也女扮男装；

人家风流潇洒，反串钓金龟婿，

而她却经历百般磨难，要甩掉金龟婿……

老天爷何其不公平啊！！

作者：四叶铃兰 定价：49.8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即使别离过，也只是一段生命的历程。即使放弃过，也只是另一场期待的开始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心动故事

那些年，我们一起等待的爱情结局

完美终结版
即将上市

“纯爱深情”系作家**海飘雪**精心打造

史上第一奇书《木槿花西月锦绣》精美典藏版

随书赠送：著名插画师唐卡手绘浪漫海报+典藏书签

作者：海飘雪 定价：25.00元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倾国容，绝世貌。她浴火归来，明眸含笑，步步为营——谋，谋，谋！
世家纷争，姻缘迷乱；宫廷谋权，善恶纠缠。

潇湘书院钻石级人气作家**素素雪**倾情巨献
浅绿、潇湘冬儿、风行烈、醉疯魔联袂推荐

超值赠送：典藏海报+精美书签+独家人物关系图

作者：素雪雪 定价：55.0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一朝穿越，她的人生就此改变。
十里红妆，她不得不嫁与“断袖”王爷。
命运如斯，爱恨两难，他们该何去何从？

塔读文学网言情小花旦**上官凌月** 精心打造开年长卷

大漠的尽头，是你一直牵着我的手，笑看天下

随书附赠：精美古典风韵海报+收藏书签

作者：上官凌月 定价：49.8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何处烽烟南北 谁家河山旧新 百里征尘未尽 万里相思当绝

莫言殇 沐水游 蝶雨蓝梦 特别推荐

晋江文学网人气大神 **星零**

继《上古》后再绘淋漓长卷 苍山一阙书帝皇

上古时代我们就已相识，若非你将我名字千万遍镌刻
三生三世也不过《帝皇书》上无足轻重的传奇

作者：星零 定价：59.8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他是隐忍以行的傀儡皇帝，还是邪魅放浪的江湖杀手？

她是柔弱堪怜的相府小姐，还是京城第一青楼的老板？

改头换面？扮猪吃虎？

看她如何从卑贱宫女一跃成为第一宠妃！

小说阅读网巨神级作家**安知晓**经典言情小说

五年期盼 实体首发 完美巨制 独家珍藏

附赠：唯美海报+精美书签

作者：安知晓 定价：49.80元（全二册）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帝白书

目录

C O N T E N T S

楔	子 / 1		
第一章	求娶 / 3	第十一章	拒婚 / 146
第二章	入京 / 19	第十二章	承恩 / 161
第三章	惊鸿 / 31	第十三章	终见 / 177
第四章	秋闹 / 52	第十四章	真相 / 196
第五章	问审 / 63	第十五章	诡计 / 212
第六章	面圣 / 78	第十六章	宴令 / 226
第七章	青楼 / 91	第十七章	烬言 / 244
第八章	江南 / 101	第十八章	事变 / 256
第九章	合谋 / 115	第十九章	端倪 / 271
第十章	民心 / 130	第二十章	同行 / 284

帝王书

第二十一章	入局 / 299	第三十一章	真相 / 445
第二十二章	相救 / 313	第三十二章	莫霜 / 463
第二十三章	独处 / 330	第三十三章	秦家 / 486
第二十四章	真心 / 342	第三十四章	嘉宁 / 501
第二十五章	阻婚 / 357	第三十五章	线索 / 514
第二十六章	盛天 / 370	第三十六章	诛相 / 530
第二十七章	前夕 / 385	第三十七章	温朔 / 547
第二十八章	开启 / 396	第三十八章	暗涌 / 564
第二十九章	昭理 / 410	第三十九章	安宁 / 581
第三十章	清白 / 426	第四十章	立誓 / 596





楔子

冬日，天很冷，渗进人骨子里的那种冷。

天空起初只是雾霭蒙蒙，逐渐地，雨水一滴一滴铺天盖地地落下来，打在那古旧的沥青石板上，顺着石阶迅速滑下。

这是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宗祠。雨水洗尽了青苔，却无法冲刷掉已渗入石板的暗红可怖的血渍。

宗祠外的石阶上，笔直地跪着一个全身素缟，约摸七八岁的女童。

女童虽面容稚嫩，却很有一股凌厉不羁的气势，漆黑的眼死死地盯着身前不远处的血渍和断剑，嘴唇被她自己咬出了血。

那里，是她父亲挥剑自刎的地方。

她的父亲帝永宁，是大靖王朝的靖安侯，这座边疆城池的主人，却在昨日被生生逼死在帝家的宗祠前以向天下谢罪，并且临死还背负着通敌叛国的骂名。

他们帝家的天，塌了。

石阶下，一城百姓跪了满地，泣不成声，一眼望不到头。

冰冷的雨水在冬日里格外渗人，落在尚且年幼的女童脸上，让那里只剩苍白之色。

但她一直跪着，沉默而坚持地以这种方式送走她的父亲。

一阵马蹄声传来，毫不停歇地直朝帝家宗祠奔来，马蹄踩在雨水上的节奏格外急切。

四五个人骑着马出现在街道尽头，为首的少年十二三岁，华服上的尘土掩不去浑身的贵气。

少年猛地握住缰绳停在石阶前，跌跌撞撞地从马上跃下。他身后跟着的侍卫提心吊胆，连声惊呼“殿下”。

少年朝石阶走去，没有人敢拦他。

这少年便是大靖的储君，这片土地未来的天子。

少年望见石阶上跪着的女童缓缓看过来的眼，脚步顿在最后一阶石梯上，再也难以挪动分毫。

这是他见过的最悲凉、最沉默、最哀恸的眼神，但里面却没有无助和惊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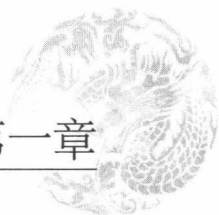
这就是帝家的女儿啊……

他终究是来迟了，没能保住靖安侯的性命，还成了帝家女儿帝梓元这辈子最痛恨的人。

很多年以后，韩烨这样问自己：如果当年帝家没有一夕倾颓万劫不复，大靖的历史是不是会改写？他和帝梓元纠葛一生又无可奈何的命运……是不是会不复存在？

只是这世上，早已没有人能回答他。

第一章 求娶



朝日划破晨曦，阳光懒懒地落在殿外，巍峨的宫殿如往常般迎来了三日一次的早朝。

大靖立国仅数十载，嘉宁帝虽不苟言笑，却善纳谏言，是以朝堂上臣子们时常争论不休，各执己见。只是今日情况有些特殊，众臣低眉顺眼地瞅着殿中央风尘仆仆的副将，闭紧了嘴做泥塑的菩萨。

“赵爱卿，你将刚才所奏再说一遍。”御座上的帝王面目威严，手落在龙椅上，向来威仪的神情糅合了几丝荒唐与不可思议。

身着盔甲、奔波千里而来的副将赵谨石半跪于朝堂上，巴巴地朝殿上左首一瞧，这风里来火里去、历经战火数百次的威武汉子一下子没了底气，细声细气地回禀道：“回陛下……”

“赵卿，好好答话！”嘉宁帝沉下声淡喝，龙目微瞪。

“陛下，安乐寨遣来降信，愿受朝廷招安，归顺我大靖。其寨主任安乐听闻我大靖太子容冠中原，道安乐寨上下无须大靖安抚，只需东宫一妃之位，便可换她三万水军誓死效忠。”

被嘉宁帝一喝，赵谨石顿时一凛，浑厚的声音在大殿中嗡嗡作响。

这话一出，众臣齐刷刷朝左首看去，个个面色异样古怪，却都强忍着。

赵副将是个老实人，“大靖太子容冠中原”想必是那任安乐说的，此话他心里明白就是，岂能在朝堂上随口道出？

偏生左首的青年垂着眼，玄墨朝服着于身，清润沉默的身姿堪堪阻了众臣意味不明的窥探。

安静的金銮殿上，帝王轻叩龙椅，微变的神色在副将的朗声回禀下极快地恢复了常态，“哦，三万水军誓死效忠？任安乐……此话可当真？”

嘉宁帝话语中不无稀奇，一句话更是石破天惊，让一众大臣顾不得其他，纷纷凝神考量起皇帝的这句话来。

“回陛下，送来的降书中是这么写的。洛将军让微臣快马回京面呈陛下，说是机会难得，请陛下和……殿下三思。”

赵谨石军旅数年，大老粗一个，这番话说得不伦不类，活像背书一般，想来也是洛老将军交代了的。

若不是那安乐寨寨主提出的荒唐条件，这等回京邀功的好差事怎么也轮不到他头上。思及此，一众大臣摇摇头，神情明了。

大靖兵强马壮，疆域辽阔，北秦和东甯两国位处荒凉的漠北与东北之地。三国近两年来尚算和平共处，唯南海水贼肆虐，屡次侵扰沿海城池，奈何大靖水军薄弱，数十年来一直未寻得解决之法。

安乐寨对大靖而言是个奇怪又独特的存在。三十年前中原大乱，各诸侯世家混战，最终北方韩家一统天下。安乐寨本处东南沿海大山深处一小边角旮旯地儿，当时根本未入太祖的眼，便被这么保存了下来。却不料几十年后，当年占山为王的几百小土匪已有三万水军的威势，并在十几年前自称“安乐寨”，偏安一隅。

朝廷数次围剿，皆因不敌其水军铙羽而归。好在安乐寨虽不归属朝廷，却未骚扰百姓，只占山为王，做他的土皇帝。

但嘉宁帝可不是个吃素的帝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安乐寨近年来早已成了他的心病，这次若能招安，既可一展大靖皇威，又能利用其三万水军牵制南海水贼，可谓一举两得。

众臣这么一琢磨，顿觉安乐寨归降之事十有八九是定了，又齐刷刷朝青松般温润的太子爷望去，并不忘掬一把同情的泪。

安乐寨十几年前本不是这么个名，就唤土匪窝。由于当年老寨主得了一女后甚喜，才将寨名改成“安乐”。几年前老寨主亡故，其女接了寨主之位，如今已十八有余，听闻其粗鲁无比，孔武蛮横，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盗。

三万水军换一妃位，瞅瞅自个儿冠绝朝堂青葱水嫩的太子爷，众臣还真琢磨不出这事到底是朝廷占了便宜，还是那声名远扬的女土匪得了乖。

“赵卿，此事甚重。安乐寨既有归降之意，朕看这孤女颇有忠骨，倒是件好事，只是此事还需太子首肯。皇儿，你觉得……”嘉宁帝垂眼，望向下首，面容带笑，眼底却有几分深沉。

众臣心底一咯噔：陛下啊，您想要人家骁勇善战的三万水军就直说呗，偏生还冠冕堂皇地让太子爷首肯。若太子爷不想被天下人斥责无君无父，未来东宫的一场喜事怕是免不了。

除却一众心思各异的大臣，几位皇子也起了看笑话的心思。被女土匪以“容冠中原”为赞言当着满朝文武提亲，太子这次的脸面算是丢大了。

“父皇，若安乐寨忠心归顺我大靖，三万水军愿编入崇南将营，安乐寨自此解散，儿臣愿在东宫列一位分以迎任安乐入京。”太子韩烨稳稳迈进一步，对嘉宁帝执礼而答，一派从容。

几位老大臣瞥了一眼面色缓和下来的嘉宁帝，暗赞一声，太子这话说得漂亮，不仅点出了安乐寨忠心归顺后他才会迎娶这一条件，还将三万水军并入由陛下掌控的崇南将营，以示自己决无觊觎安乐寨水军之心。如此一来，太子以储君之躯甘愿自降身份迎娶女土匪的牺牲便会深得帝君百姓之心。

几位皇子显然也想到了这层，暗哼几声，面色有些讪讪。

“皇儿仁厚爱民，深得朕心！”果不其然，嘉宁帝拊掌大笑，眉间厉色一扫而尽。他望向礼部尚书，道：“龚爱卿，你看给那安乐寨主排个什么位分好？她万里远赴，倒也别亏待了。”

大靖朝堂上还是头一次如此郑重地决议一个女子在东宫的位分之事。被点名的礼部老尚书龚季柘急忙出列，微一思量后恭声道：“陛下，臣看一孺人位足矣。”

虽说任安乐携三万水军归降，可她毕竟是个土匪头子，要嫁的还是当朝太子、未来的皇帝，以她的身份，便是孺人也抬举她了。若不是看皇帝心情颇好，龚季柘断不敢开这个口。果然，一些讲究世家位分的言官已经皱起了眉头，准备谏言。

“陛下……”被忽视良久的赵副将听着不对劲，忽想起一事忘了禀告，忙不迭上前一步阻了言官的话。

嘉宁帝被他突然一唤，不悦道：“赵卿还有何事？”

“陛下，那任安乐在降书上说，所求之位……”赵副将朝一旁正冲自己挑眉看来、丰神俊朗的太子瞅了瞅，硬着头皮回道：“乃太子妃位。”

安静，十足的安静，大气喘着都嫌闹得慌的安静。

整个金銮殿内，奇迹般地因为“太子妃”三个字蓦然静默了下来。即便是素来喜欢在体统上争个脸红脖子粗的言官们也闭紧了嘴，低垂着眼，神色有些惶恐。

荒唐，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一千文臣想了半晌，也不知除了这二字，还能用何词来形容那胆大包天的女土匪任安乐！

太子乃一国储君，她求太子妃位，难道想做大靖朝的国母不成？大靖京城的家世清贵、勋爵侯府里教养出来的贵女不计其数，还没有一个胆敢直言入东宫，荣登太子妃位的！

太子退后一步，垂下眼，面色风轻云淡，眼底却有了淡淡的波动。

这安乐寨主居然敢提出这种条件，倒是个有意思的。

果然，御座上的嘉宁帝也收了声，面色沉了下来，“好一个任安乐，她视大靖朝为何物……”

“陛下，任安乐有言，若是陛下不愿许太子妃位，她也可不入东宫，只愿陛下能在军中为她备一军职，让她能以军功……来换得将来入主东宫的机会。”虽说御座上的帝王皇威骇人，太子漫不经心投来的眼神也着实有些扎眼，赵副将还是拿出了战场上以往无前的精神，长吐一口气，完成了禀告。

其实说白了，任安乐就一个意思：你可以现在不给我太子妃的位分，可你堂堂大靖朝，总得拿出点诚意来换我三万水军效忠吧。她任安乐会什么？针织女红、琴棋书画那是扯淡，只有扛着大刀打仗有两把刷子，所以入军队晋升，是最直接的方式。

只是这般做法与明抢何异？果然是做惯了土匪的女子，连嫁个夫婿也是一身匪习难改。

云夏之上女子地位颇高，历朝领军入阁的女子虽少，却不罕有。众臣虽对狂妄蛮横的安乐寨主心生鄙夷，但想着那骁勇的三万水军，此时也不敢妄言，怕拂了上意。

“哦？不得太子妃位绝不入东宫？她好大的口气！龚卿，替朕拟旨，昭告天下。”嘉宁帝一反常态，竟未斥责任安乐大逆不道的要求，反倒拊掌大笑起来。

“安乐寨主刚强恤君，愿率三万水军投效大靖，今封其为崇南副将，安乐寨一应人等从优而待。朕感念其一介孤女，特许其入京奉职。”

礼部尚书领旨退至一边，心底微动。任安乐被召入京城，那失了主心骨的三万水军迟早会被洛老将军驯化。不出几年，安乐寨在东南沿海的影响便会消失，届时，任安乐一介女子，自是任由朝廷拿捏。

皇帝此话一出，便没人敢再提及任安乐求娶太子之事，只当嘉宁帝甘愿用一个四品虚职换安乐寨三万水军。

皇帝一摆手，小太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退朝”。诸大臣退出大殿时发现，太子已被陛下身边的太监总管赵福领着朝上书房走去了。

“父皇当真看重三哥，这才刚下朝，便又巴巴地把他唤走了。”说这话的是九皇子韩昭，生得浓眉大眼，颇具武将之气。他母妃是左相之女，因喜好疆场，和太子无甚冲突，十五岁的少年王爷，便养成了这般大大咧咧的性子。

“九弟，三弟乃储君，得父皇看重本是应当。”大皇子韩瑞不轻不重地斥了一句，肃重的面色一派威严。

韩昭哼了一声，浓眉微扬，显是没听到心里。

韩瑞乃长子，却非嫡出，母家也不高，本不得嘉宁帝看重，在诸皇子中身份最为尴尬。好在这些年他对嘉宁帝忠孝皆厚，对太子韩烨极守臣礼，在朝堂多年功劳甚重，是除了太子外最得朝臣敬重的王爷，三年前被嘉宁帝加封为沐王。

五皇子韩越见两人剑拔弩张，忙打圆场，“九弟，大皇兄说得对，三哥是太子，自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不过我看父皇唤走三哥，恐怕不单是为了那安乐寨之事。”

五皇子是诸位皇子中的奇葩，明明生于帝家，却偏生喜好吃斋礼佛，十岁起便拜在昭若寺高僧明贤大师座下。嘉宁帝一生得了十几个儿子，到如今安在的不过这么四个，因怕这五皇子一时想不开剃了和尚头，便强行将其召回朝廷。想是五皇子自小便敬奉菩萨的缘故，他的性子向来通透豁达，不喜说假话，且所想必言，从不肯委屈自己。

“除了安乐寨，还能有什么事？”韩昭见兄长面色不豫，乖觉地顺着五皇子的梯子爬了下来。

韩瑞眉峰一动，望向上书房的神情有些玩味。

区区一个安乐寨，即便是任安乐率三万水军归降，对大靖朝来说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父皇会重视到这个地步，不过是因为安乐寨的解散意味着……太祖治下的年代彻底结束罢了。

安乐寨建于三十年前，比大靖王朝的岁月还要长久，深埋于大靖晋南之处，这才是嘉宁帝最不能容忍的事。

“三哥他已经二十有二了啊，”见韩瑞和韩昭齐齐望来，韩越淡淡道了一句，“可如今还没有嫡子。”

没有太子妃，哪来的嫡子！准确地说太子根本就没有子嗣！

听着的两人随口便想反驳，但同时一凛，韩瑞低喝：“五弟，休要妄言。”留下这句，他一拂袖袍，转身便走。

“哼，成天摆出个忠君正直的脸孔，没点子骨气。”韩昭撇撇嘴，倒也不含糊，“五哥，我约了人出宫游玩。父皇若问起我，你便说我去西郊大营，替我遮一遮。”他边说边朝石阶下跑去，一溜烟便不见了人影。

韩越笑了笑，不愧是宫里长大的，即便是性子跳脱的九弟，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说的。

皇家有很多忌讳，但真正为嘉宁帝之逆鳞的却只有一个。

太子妃？当然不是，帝君讳莫如深的不过是太子妃所代表的那个姓氏。

晋南帝家。大靖以皇家韩氏为尊，可说到贵，却未必只有皇室。

不过，这个姓氏所传承的一切荣辱，在十年前已烟消云散，如今遗留世间的，只剩下一个挂着太子妃虚号的帝家遗孤罢了。

烈日顶在头上有些晃眼，韩越暗笑自己多事，转身出宫回府，默背心经去了。

上书房。

嘉宁帝翻完积累了几日的奏折，才抬眼朝下首静立的太子韩烨看去。

早已成人的太子通透睿智，内敛温和，作为储君，无疑是嘉宁帝的骄傲。可偏偏和历代所有帝王一样，他拥有皇权，在位时总是不希望被分走的，即便那人是他最优秀的儿子。

韩烨生得不像嘉宁帝，却从未有人敢说半句闲话，只因他和太祖十分相似。嘉宁帝对上这张肖似先帝的脸时总会不自觉地恍神，譬如此时。

“父皇？”显是对嘉宁帝此举极为熟稔，太子韩烨不轻不重地唤了一声，神色恭谨。

嘉宁帝回过神，轻咳一声，“太子，任安乐不过边荒蛮女，鲁莽无知。待她入京，你晾着便是，别太过计较，失了储君气度。”

今日在朝堂上的话一经传出，任安乐便会成为东宫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也会成为整个京城权贵的笑柄。可到底收了人家三万水军，适当的劝解表态嘉宁帝认为还是需要的。

“父皇放心，儿臣定会告诫下臣。”韩烨皱了皱眉，应道。

知道这个儿子向来言出必诺，嘉宁帝点头，突然话锋一转，淡淡开口，“太子，你如今年岁也不小了，东宫一直未纳太子妃也招朝臣闲话。朕问你，到如今你的心意……还是没变？”

说这话的瞬间，嘉宁帝一扫刚才的慈祥宁和，整个人带出隐隐的煞气来。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太子，手指轻叩龙椅案头，沉闷的敲击声威慑感十足。

韩烨眉角微动，这才是曾随着先帝南征北战、灭绝帝家、一手掌控大靖的帝王。这些年安逸久了，倒有些忘记他这个父皇曾是何等狠戾的人物。

“累父皇挂心是儿臣不孝。”韩烨抬眼，神色郑重，毫不退让地望向嘉宁帝，“只是这桩婚事是皇祖父的遗愿，他老人家在世时最疼儿臣，儿臣只盼能圆了他的这桩心愿，还望父皇成全。”韩烨的态度十分坚持，和过往十年一般无二。

嘉宁帝眼一眯，摆手冷声道：“行了，此事日后再议，你且出去吧。”

韩烨应声称是，行礼退了出去。

信步走出的嫡子神色平和，仿若毫不在意他这个父皇的怒意。上书房的大门被轻轻掩住，嘉宁帝吐出一口浊气，神色晦暗不明。

“陛下，饮口安神茶吧，这茶叶是四公主前几日亲自去御苑里采摘的。”赵福低声道，轻手轻脚地将一盏幽香清淡的素茶放在御桌上。他侍奉嘉宁帝几十年，自是知道他的喜好，也知道但凡那件事被提起，后宫必受半月雷霆之怒。所以，这时候想办法让嘉宁帝恢复心情很是重要。

果然，嘉宁帝神色一缓，“韶华是个懂事的。”他端起清茶抿了一口，突然道：“赵福，你说朕当年留下她是不是做错了？太子如今端着太祖的遗愿，硬生生护住她，

倒实在让朕难做。”

若您真想除掉那人，天下有谁可以阻止？不过是以太子为借口罢了。赵福自然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只垂眼恭声说道：“陛下皇威震天，帝家不过当年风光罢了，如今区区蝼蚁安敢与我大靖皇室争锋？”

“那可不是什么蝼蚁。”嘉宁帝低喝，眼底渐有复杂之色。

“老奴失言，请陛下恕罪。”赵福急忙跪下请罪，面露惶恐。待嘉宁帝摆手道声“罢了”，他才慢慢退了出去。

“蝼蚁？帝盛天，若你知道有一日，帝氏一族会被一个阉人称为区区蝼蚁，你当年……可还会将这半壁江山拱手相让？”嘉宁帝凝神望向书房左首案桌上端正置放的墨绿铁剑。

低晦莫名的声音自上书房中隐隐传出，青天白日里，竟硬生生让人觉出冰冷的寒意来。

天近黄昏，礼部后堂。

龚尚书一整天忙活着安乐寨诸事的细节安排，临到傍晚才起草嘉宁帝早朝上赐下的封赏诏书。他正欲下笔，急匆匆的吆喝声在堂外骤然响起。他笔尖一顿，一团甚小的墨汁便滴在了明黄的卷轴上。

“龚老兄，今几个天道不错，明日又是休沐，不如陪我去楚馆里瞅瞅，躲在这个偏堂里忙活啥？”只见一人裹着一身颇不齐整的朝服走进来，三十开外的年纪，相貌平庸，一双眼转得甚是活络，乍一看还带着几分市井俗气。

龚季柘年过五旬，是铁板钉钉的两朝元老，性子耿直倔强，极少有人能让他难以应对，偏生面前之人天生一副死皮脸，领教数年，他倒也习惯了。

“胡闹，本尚书长你几十岁，你恭称便可，休要每次都来套近乎！楚馆那种地方，堂堂朝廷重臣岂可随意提起！”龚季柘拂袖，头疼地看着圣旨上的污渍，用笔墨极快带过，吹胡子瞪眼地继续道：“再说安乐寨举寨归降，户部分列的赏赐不少，你哪来的闲心到处逛？”

来人为户部侍郎钱广进。龚季柘一度觉着，钱广进的父母倒是实在，取了个这样的好名。作为大靖王朝最富有的商人，区区五年时间，这钱篓子便为自己在朝堂上铺了一条康庄大道。

大靖建国后，头些年施恩天下，没积下什么银子，嘉宁帝又是个好战的皇帝，每年征战都要耗掉大半个国库。前几年打仗时缺银子，差点就要靠增收赋税来支援疆场上的将士们了。

增收赋税这事在当年闹得很大。嘉宁帝的圣旨还没下，一堆老臣子便跳出来哭天抢